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十一回 訪民情二女訴冤情 收義女怒追劉公阻

家有黃金著斗量，不知養兒在學堂。黃金有價書無價，書比黃金分外強。

話說張光先聞言，遂將文章遞過來。劉公接閱一遍，乃是初作文，文淺不佳。遂說道：「此文太淺，我依此題代你作文一篇。」遂提筆不假思索，將文作完，遞與張光先，各自安寢。

一夜晚景已過，日出三竿，劉公辭別，四個學生送劉公至廟門，拱手相別。

且說這許先生自東莊會課，天明回書房落坐，問學生：「所留下之題作成否？」四名學生將劉公所作這文章呈上，許先生見了文章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所作文章太淵博了，莫說你們作，連我也作不上來，這是何人所作？」張光先遂將實言稟明，許先生聞言，暗想：「此必是哪一家大人扮作老道私訪何事，天晚宿在此也是有的。」不言先生納悶。

再表劉公出了奶奶廟，一直奔德州而來。走了有十數里地，自覺走得腿痛，便將小黃包袱放在道旁，坐在柳蔭下歇息。忽然抬頭看見從南慌慌張張跑來兩個女子，披頭散髮，汗流滿面。

二女子大的不過十七、八歲，小的不過十四、五歲，氣喘吁吁往前跑。劉公腹內暗想：「此二女必有大事！」遂站起身形，口呼：「二位女子，且慢行走，大約你二人必遭冤屈之事，對貧道言明，或可與你二人作一個主，可否？」兩個女子聞言止步，觀看打量老道士，凜凜身材，昂昂氣色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鬚鬚根根見肉，上身長，下身短。暗想：「這位道爺與別的道爺大不相同，此必是哪一家大人前來私訪，也是有的。不如將天大的冤枉對他言明，或許能報了奴家大仇，遂口尊：「道爺，你老若救了難女，報了大仇，就是結草銜環也報不盡你老的大恩。」那小些的女子說：「姐姐，好無主意，這化緣的老道，有什麼勢力，給咱們報仇，出家人專好哄騙婦女的錢財。老道呀！

你錯打了定盤星。我二人是逃難之女，並無帶著錢財，你只可進莊村化齋去罷。老道閃開路，讓我們過去，前去劉老羅鍋子案前喊冤告狀，若一步走遲，惡霸趕來，我們殘生難保。」劉公說：「二女子且慢走，貧道我好打不平，就有土豪惡霸，我也不懼。」那小些女子問：「八成仗著山主的根子硬，你才敢說這麼楞話。」劉公說「實對你們說罷，我在北京城出家，我是乾隆皇爺的替身，三六九我上金殿問安；合朝文武皆都有交情。

今日我出京訪道查辦事情，故而敢說此朗言大話。」那小些女子問道：「你常在京，你可認得在京作官的劉老羅鍋子嗎？」

劉公說：「怎麼不認得，他與我同鄉鄰居，同在一書房唸書，又是朝北磕頭的弟兄，我二人交情甚深。」那小些的女子聞言，說：「姐姐，感情道爺根子果硬，咱們的冤枉屈情對他說了，好代咱們報冤仇。」那大些的女子聞言，腹中暗想，「看此道爺行動言語光景非是真老道，必是哪一家大人前來私訪也是有的。」

想罷，遂羞羞慚慚地說：「道爺，難女家住德州城北十里佟家塢，父是秀才，難女名喚陳玉瓶。這佟家塢有一家鄉宦，姓佟名林，他兄乃是參將，他兩個兒子皆是武童。道府州縣衙門常有來往交情，素日仗勢欺人。所作之事霸道無法，在安國寺搶一王小姐，他的父找上門拚命，佟林大怒，將他父女殺死，王姓的萬貫家財皆搶了去據為已有。佟林橫行霸道，越鬧膽越包天，院中養著打手有一千上下的人，地洞內藏匿著有三千勇丁。他家有九間朝王殿，七處抱廈廳。殺人場在後花園裡，有一處萬人坑。素日霸佔人家地畝，硬搶良民婦女。前三四日難女乘坐轎車走親戚，被佟林看見奴家，命眾惡奴上前搶，將工人王小二打死，連車帶難女搶到他家，風聞我父赴州告狀，這惡霸佟林有手眼在州裡，用錢上下打點通了，說我父借他一百兩銀子，是情願將女折價。說我父誣告狀，打了戒笞，招在監內。這賊佟林立逼難女成親，難女至死不允，將難女送在冷房，餓了難女三天，他指望難女餓極應允親事。」劉公問：「既是三日不給你飲食，就當懸樑自盡以全貞節才是正理。」陳玉瓶說：「難女有心自盡，一則有他家掌家婆看守；二則奴父只生奴一人，誰人送難女之父終？何人報此大冤仇？」

劉公問：「你們怎能出了惡霸的院中。」陳玉瓶說：「難女因餓無奈，假意應允，以酒將惡霸灌了個酩酊大醉。難女欲要逃生，就是這位丫鬟姐姐，在旁猜透難女的心意。他說：『姐姐莫要心慌，我是被他折算來的，我有心逃走，不得其便。我看姐姐有逃走之心，院中路遠你又不熟，不如咱姐妹一同逃走。』商議已定，我姐妹從後院門逃出，走了一夜，方遇見道爺。」

劉公聞言，暗恨惡霸佟林。丫鬟在旁說道：「道爺你將我們問了個明白，你可給俺們寫一張呈狀，我姐妹好去劉羅鍋子那裡去告惡霸佟林呀。」劉公說：「寫狀不便，我這有馬鞭子，你們拿它去見了劉吏部，將馬鞭子呈上去，比呈狀強，必准你們狀紙。」丫鬟說：「俺不信？」劉公說：「你別把這馬鞭子看輕，這馬鞭子乃是乾隆皇爺御賜劉吏部的，窗兄劉壩又送給我。你若將此馬鞭子呈與劉吏部，必然准狀，此鞭子比狀紙更靈。」

言罷，遞將過去。

陳玉瓶接過馬鞭子，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聽道爺口氣，見其情形，真上加真，必是吏部劉大人前來私訪。我不如認他為義父。好用心給我報仇。」想罷，口尊：「道爺，既受你老大恩，無恩可報，難女情願拜你老為義父。」言罷，跪下拜了四拜。劉公擺手說：「我不能收義女。」陳玉瓶說：「若是不認難女，我跪死在此。」劉公無奈，只得應允收下，口喚：「女兒起來罷。」

忽聞丫鬟在一旁啼哭道：「我和小姐一般苦楚，為何人同命不同！」劉公問：「你為何與我義女般苦楚。」丫鬟說：「難女非是惡霸佟林用銀錢所買。難女家住德州城南張家寨，我父名張用，年方四十三歲，依靠種莊稼為生。那一年遇著歲歉荒旱，家無隔宿之糧，難已度日，耳聞有佟家塢佟林放谷濟貧，我父也去領了谷一斗，谷中竟攙些秕糠稗子，一斗竟落七升。」

劉公說：「既是放谷濟貧，何在乎短少，好歹度生就好！」丫鬟聞言，「咳」了一聲，說：「他不是濟貧，竟是冤人。一月行利二斗，兩月四斗，滾利盤剝。每鬥算錢一吊六百文，至到如今，該還他多少錢。佟林立逼我父要錢清帳，我父向他理論，佟林大怒，吩咐惡奴將我父吊打，渾身是傷，我父受刑不過，情願變賣田宅清還。如償不夠，情願充當苦工折補。惡霸佟林聞言大悅，說：『你何不早說此話，省大爺我生氣。田宅兩件大爺我皆不要，你留著好過冬養生。聞你有一女，甚是伶俐，送到我府作一使女丫鬟，就算清帳，你願意否？』我父欲待不允，又怕惡霸佟林動怒用刑，萬般無奈，將難女送在佟林之府，給難女起名谷妮，因一斗谷折來，起名直到如今，已三年半了。」

父母不來見面，道爺你老想想，難女屈情不屈情」正然講話，忽聞鑾鈴聲響，抬頭一看，從南跑來兩匹馬，馬上坐著二人，頭戴著紅纓帽，身穿砂紅滿洲袍子，外套黃馬褂，足登青布快靴，腰掛單刀，二人一樣打扮。這二人一名張功、一名李能，乃是佟林的兩名管家。馬趟塵土蔽天，揚鞭打馬來至柳樹下切近，「撲撲」一齊跳下馬來，用鞭子一指喝道：「好兩個丫頭，竟敢私自逃跑，我二人奉主人佟老爺所差，前來追你們，不怕你倆跑到天邊，也將你兩個丫頭追回，你倆竟教我二位老爺費這一遍事。」言罷從馬上拿了兩條繩要拴兩個難女，只嚇得陳玉瓶二女子身似篩糠，面如金紙。劉公見此光景，心中不悅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是哪裡來的？男女授受不親，為何用繩捆這兩名少女？」兩名惡奴聞言，把眼一瞪說道：「老道你化你的緣去，莫管閒事。」劉公說：「我可不好管閒事，今日遇見我得問個明白。」惡奴說：「這是我家的妾，那是我家丫鬟，二人逃跑，我家主人差我們四處追拿，今既遇見，把他捉回去，見我們家主人治其罪。」劉公聞言微笑：「你二人勿庸巧言哄我，他二人將實言對我說了，若依我說，二位行一方便，將這二女子釋放，回覆你家主人，就說未趕上，何處不是積陰功！」兩個惡奴聞言，將眼一瞪說：「老道，好不通情理，八成吃了燈草灰了，說話這麼輕巧。你少管閒事，是便宜。」

言罷近前捆了二女。劉公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兩個奴才，狗仗人勢，橫行霸道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搶霸民女。」惡奴張功大喝：「老道好生無理，你瞎了眼睛，自遭其禍，你是拐帶人口，今日將你也拴了去見我們家老爺去。」李能攔阻說：「不可，

老道有了些年紀，咱們也得惜老憐貧，放他去罷。」

張功說：「便宜他。」二人言罷，乘上馬牽著二女慢慢行去。

劉公只急得乾搓手頓足，打咳聲：「悔不該留戀二難女，耽誤逃生，我好虧心。不如我趕上前去舍我之命去救二難女。」方要趕去，忽聞身後有小車之聲，扭頭一看，原是一名二十多歲小伙子，推著一輛小車來至近前。那人把小車放下，問：「老道，你們這是什麼事？對我說明，別教我心中納悶。」劉公見問，遂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，問那人：「你能將二女劫回來否？」

推車人說：「我可好打抱不平，就是性如烈火，我若一怒打死了人，我得打人命官司，我抵償未有你的事，我可不去。」劉公說：「你若去劫回二女，莫說打死一個人，就是打死十個八個，皆是我一人承當，不與你相干。」推車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別跑呀。」劉公說：「我焉有脫逃之理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你放心去奪回二女，連我亦感你的情分。」不知推車漢怎樣？且看下回分解。